



邢致中著

晚香二园随笔

晚香：園隨筆

潘芳銘



新加坡作家协会

本书承蒙
国家艺术理事会
李氏基金会 赞助部分出版经费
谨致谢忱

晚香：園隨筆

作者：邢致中
出版：新加坡作家协会
发行：滕友書局
SENG YEW BOOK STORE
Blk 231, Bain Street, #01-15/17,
Bras Basah Complex, 百胜楼(书城)
S'pore 0718. Tel: 3374653

封面题字：潘受
国际书号：981-00-6968-5
一九九五年十月初版
定价：S\$12.0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承印：猛虎柯色印刷私人有限公司



作者画像

刘抗 1928 - 1933 年学画于法国巴黎
曾任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艺术协会会长。
1970 年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公共服务星章
1993 年获颁亚细安文化奖

富有精神营养价值的 美文佳构

《晚香二园随笔》序

郑子瑜

邢济众（致中）先生毕业于暨南大学，师从“五四”名散文作家、文学批评家许杰。那时候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郑振铎的主掌之下，名家毕集，邢先生的学养，就在这儿奠定下来的。

邢先生并有缘与也曾在暨南大学任教的“五四”名诗人、中国第一本新诗杂志《诗》月刊主编刘延陵，共事于前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时相过从，而成为知交。并得获其教益。在这之前，新马华文课本马来化的呼声甚嚣尘上，我被联营出版公司邀为中学华文课本选目（题目），刘延陵与郭史翼为编辑。于是我也有幸得以和崇仰已久的刘延陵先生相识，因而有向他请益求教的机会。刘延陵先生虽名倾四海，但为人谦逊，丝毫没有名诗人的架子，对晚学如我的爱护与关怀，令人感激而生敬！八十年代末，复旦大学宗廷虎教授编辑《名家论学》一书，以纪念我受聘为该大学顾问教授，提供论文的名家除许杰外，有俞平

伯、陈子展、商承祚、吕叔湘、张世禄、吴文祺、季羨林、周汝昌、王瑶、王赓武、林徐典……等三十余人，他们大都年长于我，所以肯提供论文者，无非是出于对晚学的爱护之至情。宗教授以刘延陵先生是复旦老校友，所以也写信向他徵稿，刘先生其时虽年已逾九十，竟出乎意料地在我回新加坡度假中的一个深夜里，亲临舍下商谈，并在短期间内将论文交给我转寄宗廷虎教授。我以为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犹不足以形容刘先生对我的深情和厚爱。（见《郑子瑜散文选·深夜的访客》，一九九二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在一九四八年所写的一篇《〈秋夜〉精读浅释》、（《秋夜》是鲁迅所著《野草》中的一篇散文诗）八十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为收入《文艺论丛》，九十年代又收入拙著《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许杰先生也研究过鲁迅的《野草》，著有《〈野草〉研究》一书，我们便通起信来了，于是我也有向许杰先生请益求教的机会。

我虽然有幸得到许杰、刘延陵两位名家给我无私的指教，总不如邢先生所受之于这两位前辈的真传和恩泽那么多。但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中国的大学者、大作家，他们虽然没有开会通过，但他们对晚辈的提携与爱护之至情，几乎是一致的。华夏民族虽不只一次受到异族的侵袭，近世且不断地受到帝国主义者在经济、文化、军事

诸方面的侵略，但全民还是自强不息，前仆后继，终于能屹立于世、不为所动者，一是由于华夏有五千年的文化，二是前辈有提携后学的美德。

这一美德，不但在文化界，就是其他各行各业，也莫不如是。假如前辈不能扶持后辈，而且用尽心机加以摧残，则华夏今日的情形将是另一面目了，华夏的历史也要改写了。华族人这一美德，不但行之于祖籍国，就使是渡洋过海，在各地定居下来的，也都能与当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爱护和帮助晚辈，而无种族之分；就拿新加坡来说，华族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执政者自然以华族人居多，但他们爱护和提携下一代人，都是公正无私，而又无种族之分的，否则，各族人民便不会团结合作，共创新加坡的前途，新加坡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了。

邢济众先生虽然同时受到许杰、刘延陵二位前辈的熏陶，可是他的兴趣却是比较偏于散文，故自定居新加坡之后，这数十年来，他在执教之余，还写了许多议论的散文、记叙的散文、抒情的散文以及记叙而兼抒情的散文，编印成集者，有《邢致中散文选集》《文化素养与优雅社会》《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迈向优雅社会》《艺术与优雅社会》《晚香园随笔》等书。现在又要出版《晚香二园随笔》了。

这书分为下列四个部分：一、“履痕处处”是作者畅游中国大陆和美、加归来所写的见闻和观感。二、“忆往

怀旧”凸显了作者高尚的情操和品德。在《悼念许杰师》一文的末段，他这样写着：

如今许师已作了古人，“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他一生历尽坎坷而仍然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文学为人生”的坚实信念下，辛勤地播种、耕耘所获致的丰硕成果，以及他遗留给我们的耿直、真诚、坦率的风范，将会永留人间，为国内外文教界人士传颂与仿效。

可见作者是个尊师重道的人，在伦理观念日趋式微的今天，这样的文章，当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对读者有所启发吧。三、“小品拾穗”文字精简，议论公正。每篇大多不上千字的短文，能写得如此鞭辟入里而又发人深省，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四、“黄金岁月”显现出作者乐观进取、不向岁月低头的坚强性格。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如今已有七十五个春秋了，尚在继续努力，并没有放弃教书、读写等老行当。

邢先生热爱文学，他的作品差不多每一篇都具有相当高的精神上的营养价值，它能给今日这个令人忧心的社会，起了滋润心灵、培养气质的作用。故乐为之序。

郑子瑜 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言学教育研究所研究。
历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校教授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兼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客座教授
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
著有《中国修辞学史》、《诗论与诗纪》、
《入境庐丛考》、《郑子瑜选集》、《挑灯集》（散文选）等。

黄昏灿烂贵晚香

序《晚香二园随笔》

潘亚稼

邢老历任新加坡暨南大学校友会秘书长，近年笔者在其母校任教，因而有缘神交多年，并于今春应邀访星，下榻于会址风景楼，令在下快慰平生。自1988年以来，新加坡作协、文协几度邀我与会，皆因故未克成行。唯独盛碧珠会长和邢济众秘书长以新加坡暨南大学校友会名义相邀得以如愿以偿。在星期间，又蒙邢老陪同参观、访问、座谈、宴会……几乎全过程，令我这个晚辈诚惶诚恐万分感激，可见邢老至真至诚老当益壮。在此再次表示我的忠心谢忱。作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我，以有邢济众这样高风亮节成就卓著的老校友而自豪，以能为其美文佳构作序而骄傲。

赏其文必须先知其人。请原谅我抄一段邢老的简介以飨海内外读者。邢济众，又署致中。1920年生于中国浙江东阳。1947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1958年以学术专著《诗说纂闻》获颁大学讲师合格证。后南下，先后

于马来西亚文冬启文中学、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华侨中学执教。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儒家伦理教材编撰员，南洋艺术学院兼任文学科讲师等职，现已退休。已出版的有论著《诗说纂闻》、《韩非子学术思想研究》、《教育语文文化》、《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迈向优雅社会》、《文化修养与优雅社会》；小说散文集《五年》、散文集《南游心影》、《铁钩情》、《一园浓翠》、《晚香园随笔》、《满园春色》及《邢致中散文选集》等。1983年曾获得台湾华文著述奖(散文)。(见《新华作家传略》83页)

在和邢老相处的日日夜夜里，我深深感到邢老人、文、言、行一致，极富儒家风范，是我学习的榜样。一是言必行、行必果，极具使命感和责任心；二是退而不休，以教为乐，越老笔越俏，晚香飘四海；三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乐于助人奖掖后进；四是以诚待人以诚待文，既传统又现代，既有真知卓见又很幽默风趣；五是童心一颗，青春永驻，是位典型的文豪教育家。

从我拜读邢老多种著作来看，他是位博学善文词的受人尊敬的学者作家。我曾以管窥天，不揣冒昧地写了《风格即人格》一文，表露了衷心的向往，且更有一番职业上的动机，即把自己赏读《邢致中散文选集》的心得公之于众，起推介名文与学术交流的双重作用。今天看来，我的奢望并没有落空；邢老又即将出版新著《晚香二园随笔》，在下有幸先读为快了。

晚香园、晚香二园，显然义由“晚香”二字生发。“晚香”取义不言可喻，但作家仍然在《挥别晚香园》一文里做了来龙去脉的说明。这一则说明的文字，也是学术界研究邢致中生平和思想的宝贵资料。我记得，南宋词人朱希真活了九十六岁，他也有“晚香”的高雅，许多首词都表明这一点(请参看《樵歌》)。朱翁晚年咏“老”的清词佳句层出不穷，如言“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等等。有一天，我突然若有所悟，觉得这十三字竟似可以反映作家邢致中老年旷逸的雅况；而即将面世的《晚香二园随笔》又恰似邢翁豪迈放达的注脚！

《随笔》共分四组。一为“履痕处处”，先是神州大地选胜登临，后有美加掠影海外乘槎——这些诗意的漫游，可谓“放怀尽兴自逍遥，领取如今现在”。尤其宝贵的是，凡此游踪，都以清新流畅的笔调让读者分享那美景良辰。次为“忆往怀旧”七则，有天涯会桃李，有沉痛念恩师这样的记述，最足以说明邢翁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其余几则也都是情趣高远的记述。又次为“小品拾穗”十二篇，雅淡隽永，耐读耐赏，充分体现了新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的磨练之后，就小品文而言，确已进入了划时代的崭新转型期，这一时期小品作家的佼佼者，应推邢致中这一辈时贤。最后第四组为“黄金岁月”七则，是《随笔》的主峰所在。

人的通常心情是怕老(怕近乎死)，故旧时代有“叹老

嗟秋”的贬语，意在劝人振奋，少壮努力惜春华，老来拼搏惜黄昏——对于明智的老人而言，人生的黄昏确是无限好的。邢翁年逾古稀，卓识超伦，把生命的最后一个季节看做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他提倡“做一个快乐的老人”，认为“老人是真正为自己而活的人生另一起点”[参考朱希真词云：“身退心闲，胜向人生活几年”]，自称“老来可喜”[这里明显用了朱希真的话]——这些积极乐生的思想，他都写进了《随笔》，成为斯世老人的有益读物，我认为非常难能可贵。

在中华文化史上，怕老怕死的记载很多，连陶渊明都哀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王羲之也说“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所以能指引“银发族”去开创高龄的黄金岁月者，必系具备卓越见识的人。邢致中老人就是这样的长者。记得某史家说过，庄子消沉是怕死，根本谈不上豁达。果真如此，我倒要奉劝当代的南华真人们都到新加坡走一趟，好好听邢致中济众仙翁的指点。至于普通读者，则只要细心看看《晚香二园随笔》也就足够了。

潘亚瞰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儒商文学协会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香港作家剪影》、《世界华文女作家素描》、《海外华文文学现状》等

自序

我出这一本文集，是由一位早期学弟的一通电话所引起的。他在电话中问我，近一年来我写的文章是否已够出一本文集，他要为我“出书祝寿”，庆祝我的七五华诞。两年没有出书了，觉得编一本集子，给新加坡生意盎然的文坛凑一份热闹也好。于是翻箱倒箧地忙了一阵，终于搜集了四十余篇文字，勉强可以编成一个集子。

至于说祝寿，则期期以为不可。现在新加坡男性平均寿命为七十四岁，七十五岁算不得高寿，以一百零七岁辞世的台湾寿星公张岳军先生，在七十岁时发表“人生七十方开始”的观点，认为人生经历七十年陶铸，可谓第二个行程的起步。更何况最近纸价高涨，印一本书要花一般受薪阶级几个月的薪金，这学弟也是一名普通受薪公务员，如何负担得来？所以我坚决婉辞他的“出书祝寿”的美意，这一本书由自己来设法刊印。

这个文集将近一半是游记，是记述我去年游中国大陆以及美、加两地归来后的见闻和感触。这部分作品前的扉页，附有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名句，这是我

以沙鸥自况旅情，因为在我寻幽探胜时，觉得自己正如遨游在空旷、寥廓的海天间的沙鸥一般，内心漂浮着无牵无挂、逍遥自在的喜乐。这些文字间自然也流露着这一份喜悦开朗的心情。这些作品在联合早报的“文艺城”、“茶馆”、“旅游”等版位和《文学》半年刊、《锡山文艺》等期刊发表时，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说我的游记写得很有深度，希望早日刊印文集，广为流传，令我非常振兴，也非常感谢。

这文集附有多幅旅游时所摄彩色图片，因我以为不能与读者们共享这些美丽珍贵的图片，将是很大的憾事。愿这些游记文字，因而非但能增益读者见闻，也能收怡情悦性之效。

去年三月中我搬了家，这文集名为《晚香二园随笔》，“晚香二园”就是我新的家园，由于搜集在这文集内的作品，十之八九是在这新居完成的，因将此文集命名为《晚香二园随笔》。去年为了搬家的事，内心曾痛苦地折腾了很长一段日子，直到搬进新居，觉得住在新居比住在旧居更为舒适时，长期不停地翻滚着的心湖才告平息。搬家前后的情况和感受，我在这文集的“忆往怀旧”部分都有详实的表白，当其中《挥别晚香园》一文在“文艺城”刊出时，朋友知道我搬家，纷纷来电话表示惊讶和关怀，后来看到我也发表在“文艺城”的《乡居乐》一文，知道我住在新居比住在旧居更为舒适时，又为我高兴，纷

纷来电话向我祝贺，这份浓浓的真诚的情意，带给我很多的慰藉，也使我非常感激。

人生进入老境，无论生活和心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退休生涯还算过得悠闲自在。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已过了十五年了，这些年为了使恬静的生活增添几许生意，我退而不休，还在一间学院兼教了几节课，课余以读写和种植花草自娱，让自己身心不停息的活动。这样的日子觉得既充实，又惬意。我最近涂写的一首小诗：

七五余年百念衰，但教手脑莫停迟；

客来若问从何事，非作花奴即卷痴。

这诗正是我退休生涯以及此刻情怀的写照。这文集的“黄金岁月”部分的作品，写的全都是我对退休岁月的体现和真实感受，此外还奉献了我的一得之见，或可供将退休或已退休朋友作为规划退休生涯的参考。十多篇小品，是我新的尝试，也有朋友表示赞赏，溢美之词，令我汗颜，尚请擅于此道文友读后能给我指教和批评。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郑子瑜教授和潘亚曦教授惠允为本文集赐写序文。郑教授已登七九高寿，目前还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教，一年难得回新一两次，日前刚巧回新渡假，难得有闲，仍惠允我的不情之请，真不知如何表达我内心的感激才好。潘教授更是有名的大忙人，他除了教学以外，还兼任暨南大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和世界儒商文学协会总会

秘书长等职，但还是在忙中偷闲为这文集赐写序文，也令我万分感激。

郗致中

1995年8月29日于晚香二园

新加坡作家协
文丛出版会
主 任 孟 锦
委 员 黄 文
张 博 士
王 润 华 博 士
林 高